

Лев Толстой

战争与和平 ④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Л.Н. ТОЛСТОЙ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ев Толстой

战争与和平 ④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四部

第一卷

—

这个时期在彼得堡的上层，鲁缅采夫、法国人、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储等各派之间的复杂斗争进行得空前激烈，而压倒这一切的是宫中雄蜂^①的嗡嗡声，历来如此。彼得堡平静奢华的生活依然如故，只关心生活的浮华和假象；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中，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意识到局势的危险和俄国人民的困难处境。还是那样的朝觐、舞会，还是那样的法国剧院，还是那样的宫廷中的利害之争，还是那样的功名利禄和阴谋的角逐。只有最高层在努力提醒人们，要注意目前局势的艰难。人们在私下小声议论，在这样艰难的局势下，两位皇后^②还在彼此对着干。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关心她管辖下的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的福利，指示将所有的贵族女子中学迁往喀山，这些学校的东西已包装妥当。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却以她固有的爱国热情对向她请示的人回答说，她不能对国家机关发指示，因为那是关乎皇上的旨意的；至于她本人可以决断的问

题,她说她将最后一个离开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会战这一天,安娜·帕夫洛夫娜举行了一个晚会,晚会上的精彩之处是要宣读至圣者^③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派人向皇上献出上帝虔诚的仆人谢尔吉^④的画像时写的。这封信被奉为教会爱国辞令的典范。预定由瓦西里公爵亲自来宣读,他是以朗诵技巧著称的。(他曾为皇后朗诵。)人们认为朗诵的技巧在于词句响亮、悦耳,时而是绝望的呼号,时而是温柔的絮语,却完全不取决于词义,因而何时呼号,何时絮语完全出于偶然。这次宣读,正如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所有晚会一样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有几个重要人物出席晚会,一定要使他们因为经常出入法国剧院而感到羞愧,并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人,不过安娜·帕夫洛夫娜看到客厅里该来的人还没有到齐,因而没有安排朗读,而是在引领一般性的谈话。

这一天彼得堡的热门新闻是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病情。伯爵夫人几天前突然患病,错过了几次聚会,她本来是这些聚会引以为荣的人物,听说她现在不接待任何人,而且辞退了平常为她治病的几位彼得堡的名医,却信赖一个意大利医生用一种特别的新方法为她治疗。

大家都很清楚,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病因是由于不便同时嫁两个

① 蜂集中雄蜂什么也不干,比喻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② 两位皇后,一位是保罗皇帝的遗孀,即皇太后,另一位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

③ 至圣者是对主教的尊称,指莫斯科的都主教普拉东(彼得·格奥尔吉耶维奇·列夫申,1737—1812)。

④ 上帝虔诚的仆人谢尔吉指被列为圣徒的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1314—1392),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创建人和院长。

丈夫，意大利医生的治疗就是要排除这种不便；不过有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场，不仅谁也不敢想到这一点，而且似乎谁也不知道。

“据说伯爵夫人很虚弱。医生说是患了心绞痛。”

“心绞痛？噢，这种病很凶险。”

“有人说，她得了这种病，两个情敌和解了……”

人们高兴地重复着心绞痛这个词儿。

“听说，老伯爵很令人伤感。他听医生说病情危险，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噢，这是莫大的损失。这样有魅力的女人。”

“你们在说可怜的伯爵夫人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说，“我派人去探问了她的病情。说是好些了。噢，毫无疑问，她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带着对自己的这种激情的讪笑说道。“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然而这无碍于我对她和她贡献的尊敬。她太不幸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接着又说。

一个不谨慎的年轻人认为，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用这些话稍微揭开了伯爵夫人生病的秘密内幕，竟然表示惊讶，为什么不请有名的医生呢，一个江湖郎中为伯爵夫人治疗，也许会用一些带有危险性的药物。

“您的消息也许比我的更可靠，”安娜·帕夫洛夫娜突然刻薄地攻击这个阅世不深的年轻人，“可是我从可靠来源获悉，这个医生学识渊博、深谙医道。他是西班牙王后的御医。”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得年轻人哑口无言后转向了比利宾，他在另一个圈子里谈论奥地利人，他皱起了额上的皮肤，正准备松开它，说一个警句。

“我发现这简直太妙了。”他讲的是一份外交文件，和文件一起送到维也纳去的还有彼得堡的英雄（在彼得堡人们这样称呼维特根施

泰因)所缴获的奥地利军旗^①。

“什么,在说什么呢?”安娜·帕夫洛夫娜问他,从而引起一片寂静,以便都能听到警句,这个警句她已经知道了。

于是比利宾把由他草拟的外交急件的原话重复了一遍:

“皇帝将奥地利军旗奉还,这是误入歧途的友军的旗帜,皇帝是在它们不该出现的道路上获得的。”比利宾说完,额上的皮肤也舒展开了。

“妙极,妙极。”瓦西里公爵说。

“那是在华沙大道上吧,或许是。”伊波利特公爵突然响亮地说道。大家都转头看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伊波利特公爵也愉快地讶然四顾。他和大家一样,不明白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不止一次发觉,这样突然冒出来的话往往语惊四座,于是他每有机会话到嘴边便脱口而出。“也许会有很好的效果,”他想,“即使不合适,他们也会打圆场的。”果然,在笼罩着难堪的沉默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等着要教训的那个缺乏爱国精神的人到了,于是她微笑着举起手指向伊波利特吓唬一下,便邀请瓦西里公爵到桌前来,为他拿来两支蜡烛和文稿,请他开始宣读。此时鸦雀无声。

“最仁慈的皇帝陛下!”瓦西里公爵庄严地高声朗读道,并扫视人群,仿佛在问,对此谁有什么反对的话要说吗。但谁也没有说什么。“先朝故都莫斯科,这座新的耶路撒冷,将迎接自己的基督,”他突然把重音放在自己上,“像母亲把宵衣旰食的儿子揽入怀里,透过眼前的黑暗,预见到你强大国家的无上荣光,欣然吟唱:‘和

^① 维特根施泰因于1812年7月在克利亚斯季齐打败不久前的盟军奥地利的军队,当时他们在拿破仑的统率下作战。

撒那^①，将来的人有福了！”最后这句话瓦西里公爵是用哭腔朗读的。

比利宾在细心察看自己的指甲，看来许多人都很惶恐，仿佛在问，他们有什么罪过呢？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声音好像老太婆在领圣餐时祷告似的，已经抢先低声地重复道：“让这个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的歌利亚……”她轻轻地说。

瓦西里公爵继续读了下去：

“让这个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的歌利亚从法国边境向俄国的疆土散布死亡的恐怖吧；温顺的信仰，这俄国大卫的机弦^②，将出其不意地打破他那傲慢嗜血的头颅。谨将古代热心于祖国福祉、信仰虔诚的谢尔吉像奉献于皇帝陛下。我体力日衰，无缘得见天颜，深以为憾。我热忱祷告上苍，愿全能的上帝光耀正义之师，得遂陛下宏愿。”

“铿锵有力！文采斐然！”响起了对朗读者和撰稿者的一片赞叹之声。在这篇讲话的鼓舞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宾客又就祖国的形势谈论了很久，对日内即将进行的会战作出种种预测。

“你们会看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明天是皇上的诞辰，我们一定能得到消息。我有美好的预感。”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真的应验了。翌日，皇宫举行皇帝陛

① 和撒那，古希伯来语，原意为“求你施救”，古犹太教徒和今基督教徒用以表示颂扬、祈福、祝愿。

② 据《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两军对峙，歌利亚从非利士营中出来骂阵，信仰耶和華的大卫用机弦甩去石子打中歌利亚的额。

下诞辰祈祷时，沃尔康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接到库图佐夫公爵的信件。这是库图佐夫在会战当天写于塔塔里诺沃的报告。库图佐夫写道，俄军寸步不退，法军伤亡远多于我军，他的报告在战场上匆匆写就，未及统计最后战果。如此说来，这是一场胜仗。于是当即在教堂为造物主的护佑、为胜利举行了感恩祈祷。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应验了，城里整个上午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大家都认为这是最后的胜利，有些人已经谈到要俘获拿破仑本人，推翻他的统治，为法国另立新君。

远离战争，在宫廷的生活环境里，事态是很难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反映的。在全部事件中，人们的关注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某种个别事件。例如现在近臣们的主要快乐与其说在于我们获得了胜利，不如说在于胜利的消息恰好在皇上的诞辰传来。这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库图佐夫报告的消息中也谈到俄军的伤亡，列举了阵亡者图奇科夫、巴格拉季翁和库塔伊索夫等人。在坏消息方面，彼得堡这里人们的关注也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一个事件——库塔伊索夫之死。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是皇上的爱将，很年轻，为人又风趣。这一天大家一见面就说：

“真奇怪。正好在祈祷的时候。库塔伊索夫之死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唉，太遗憾了！”

“关于库图佐夫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现在瓦西里公爵以预言家的自豪说道，“我总是说，只有他才能战胜拿破仑。”

可是第二天没有来自军中的消息，于是人心惶惶。近臣们因为皇上在毫无音讯中感到烦恼而烦恼。

“皇上是怎样的处境啊！”近臣们说，现在已经不像前天那样赞扬，而是责备库图佐夫了，因为他是皇上寝食不安的原因。这一天瓦

西里公爵也不再因为他赏识库图佐夫而自鸣得意，话题一涉及库图佐夫，他便默不作声。此外，这天傍晚仿佛一切坏消息都凑到了一起，让彼得堡的人们惊慌失措，凑到一起的还有有一个可怕的新闻：海伦·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意外地死于人们曾津津乐道的那种可怕的病症。在人数众多的场合人们都一本正经地说，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是死于心绞痛的可怕发作，而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却详述内情说，西班牙王后的御医给海伦开了一种小剂量服用的药，这种药能产生那种不便明言的效果。可是海伦因为老伯爵怀疑她，又因为她写信给丈夫（这个该死的好色之徒皮埃尔），丈夫却置之不理而痛苦不堪，突然大剂量吞服了给她开的药，于是在饱受折磨中因抢救不及而死亡。据说，瓦西里公爵和老伯爵本想抓住那个意大利医生；不过意大利人把不幸的死者的那些便条拿给他们看，他们当即放了他。

一般的谈话都集中于三个话题：皇上的不明真相、库塔伊索夫的牺牲和海伦之死。

在收到库图佐夫的报告后的第三天，莫斯科的一个地主来到彼得堡，于是莫斯科沦陷的消息便在全城传开了。这简直太可怕了！皇上是怎样的处境啊！库图佐夫是叛徒，瓦西里公爵在人们因他女儿去世而前来向他吊唁的时候谈到他过去赞扬的库图佐夫（他在悲痛中忘记了自己过去所说的话，这是可以谅解的），他说，对一个腐化的瞎老头子是不能抱有任何别的指望的。

“我只是觉得奇怪，怎能把俄国的命运寄托于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消息暂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对它还是可以怀疑的，可是第二天拉斯托普钦伯爵的报告到了，内容如下：

库图佐夫公爵派副官给我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我派

遣警官将军队送到梁赞大道。他说，他怀着遗憾的心情放弃莫斯科。陛下！库图佐夫的行动决定着首都和陛下帝国的命运。得知放弃莫斯科，俄国举国震动，这个城市体现了俄国的伟大，有陛下祖先的陵墓。我将追随军队而去。我已运走了一切，唯有为我祖国的命运大恸。

收到这个报告后，皇上派沃尔康斯基公爵向库图佐夫传达旨意如下：

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公爵！八月二十九日以来我没有看到您的任何报告。而在此期间，我接到了经由雅罗斯拉夫尔送达的莫斯科总督九月一日的可悲的情报，获悉您决定全军撤离莫斯科。您可想而知，这个情报对我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而您的沉默更使我大惑不解。今派遣侍从将军沃尔康斯基公爵奉旨前来，向您了解军队的情况以及您采取如此可悲的决定的原因。

三

莫斯科放弃九天后，库图佐夫派出的专使带着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抵达彼得堡。这个专使是法国人米绍，他不懂俄语，不过，虽然是个外国人，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俄国人，他在谈到自己时这样说。

皇上立即在石岛行宫的办公室接见这位专使。米绍在会战前从未到过莫斯科，而且不懂俄语，然而当他出现在我们最仁慈的君主（他这样写道）面前时，他充满了同情的感动，他带来的是关于莫斯科大火的消息，那火光照亮了他的道路。

尽管米绍先生悲痛的理由一定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但是当米绍被引进皇上办公室的时候，他的神色是那么悲伤，皇上不禁立刻问他：

“您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是坏消息吗，上校？”

“是很坏的消息，陛下，”米绍垂头叹息道，“莫斯科放弃了。”

“难道把我的故都不战而拱手相让吗？”皇上突然发火，很快地说道。

米绍恭敬地报告了他奉库图佐夫之命要转达的话，就是说，当时要在莫斯科城下作战是不可能的，只有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或者丧失军队和莫斯科，或者只丧失莫斯科，因而元帅只能选择后者。

皇上默默地听了，他没有看米绍。

“敌人进城了吗？”他问。

“是的，陛下，现在这时候城市已化为一片火海。我离开时只见烈焰飞腾。”米绍果断地说；可是看了皇上一眼，米绍大惊，想不到会这样。皇上呼吸沉重而急促，下嘴唇在颤抖，一双漂亮的蓝眼睛顿时热泪盈眶。

不过，这样只持续了一分钟。皇上突然皱起眉头，仿佛在因为自己软弱而自责。接着抬起头来，语气坚定地对米绍说：

“根据目前的事态，我明白，上校，”他说，“上帝还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牺牲……我愿服从他的旨意；但是您要告诉我，米绍，您离开时，不战而丢弃我的故都的军队状况如何？是否发现有士气低落的

迹象？……”

看到自己这位最仁慈的君主已经平静下来，米绍也安心了，不过，皇上的这个直率的重大现实问题自然也要求率直的回答，而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答词。

“陛下，您允许我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直言不讳吗？”他这样说道，以便赢得时间。

“上校，这是我一贯的要求，”皇上说。“您不要有任何隐瞒，我一定要了解全部真相。”

“陛下！”米绍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回答，他轻松而恭敬地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唇边挂着微妙的、难以觉察的微笑说道：“陛下！我离开时，全军上自指挥官，下至最普通的士兵，全都处于极大的、绝望的恐惧之中……”

“怎么会呢？”皇上严厉地皱起眉头，打断了他的话。“我的俄罗斯人会在挫折面前士气低落吗？……决不会！……”

“陛下，”他神色谦恭而又调皮地说，“他们害怕的只是陛下出于内心的仁慈决定签订和约。他们渴望重新投入战斗，以死向陛下证明对您的无限忠诚……”这位俄罗斯人民的全权代表说。

“啊！”皇上拍着米绍的肩膀，眼睛闪着亲切的光芒平静地说，“您使我放心了，上校。”

皇上低头沉吟片刻。

“好了，您回部队去吧，”他身姿笔挺，神态亲切而庄严地对米绍说，“您要告诉我们英勇的官兵，要在您所到之处告诉我的所有臣民，等到我不再有一兵一卒的时候，我将亲自统率我的可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直至拼尽我国的资源。敌人对这一切是估计不足的，”皇上越来越激昂地说，“但是如果天意注定，”他仰天说道，漂亮、温顺的

眼睛洋溢着内心的感慨，“本朝不能再继承我祖先的皇统，那么在耗尽我所掌控的所有资源之后，我会让胡子长到这里（皇上用手比了比胸前），宁可去和我的最后一个农民分食一颗土豆，也决不在使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人民蒙羞的条约上签字，人民所付出的牺牲我是懂得珍惜的！……”皇上语气激越地说了这些话，蓦然转过身去，仿佛不愿让米绍看到他涌入眼眶的泪水，走到了办公室深处。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又大步回到米绍面前，用有力的动作紧握他的前臂。皇上漂亮、谦和的脸涨得通红，目光炯炯，闪耀着决心和愤怒的光芒。

“米绍上校，请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对您所说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愉快地回忆起今日的交谈……或是拿破仑或是我，”皇上拍着胸脯说，“从此我们不可能同日为王。我现在认清他的为人了，他已经骗不了我……”于是皇上紧皱双眉，默然不语。听了这些话，看到皇上下定决心的眼神，虽然身为外国人，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俄国人的米绍在这庄严的时刻对他所听到的一切深感鼓舞（他后来这样说），于是他用如下的话语既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也表达了俄国人民的心情，他自认为是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

“皇上！”他说。“陛下此刻是在签署保持人民荣誉和拯救欧洲的宣言！”

皇上点头让他走了。

四

那时俄国已丧失一半国土，莫斯科市民纷纷逃往遥远的外省，民

兵部队相继奋起保卫祖国，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当时的人自然会觉得，所有的俄国人不论老少都在作出自我牺牲，忙于救国或为祖国的危亡而痛哭流涕。对当时的描述都概莫能外地只谈自我牺牲、爱祖国、绝望、痛苦和俄国人的英雄气概。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感觉之所以有误，是因为我们只着眼于历史过程的利害得失，而看不到当时人们的个人的、人性的需求。其实个人的现实需求比共同的利害得失重要得多，以致对共同的利害得失感觉不到（甚至完全不予理会）。当时的人们大多不去注意战事的进展，而只是被个人的现实需求所驱使。正是这些人才是当时最有益的活动家。

那些试图理解战事的进展，抱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渴望参战的人们却是最徒劳无益的社会成员；他们把一切都看颠倒了，他们想做的所有好事，结果都事与愿违，比如皮埃尔、马莫诺夫等人组建了民兵团，而这些民兵团却在乡村进行抢劫，太太小姐们提供了裹伤用的纱布，这些纱布就从未到达伤员的手里，如此等等。有些人甚至由于喜欢自作聪明、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对俄国的当前形势妄作解人，他们在其言论中不由自主地带有自己的伪善和谎言的痕迹，毫无根据地憎恨和谴责别人，指责他们犯了谁也不可能犯的过错。在历史事件中最忌品尝认识之树的果实。只有无意识的活动才会带来成果，而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的人是并不理解该事件的意义。如果他试图理解这个事件，那么他就会遭到失败，无果而终。

当时发生于俄国的事件，一个人越是直接参与其中，便越不会注意该事件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外省省会，女士们和身穿民兵制服的男子都为俄国和故都的灾难而痛哭，大谈自我牺牲等等；而在撤离莫斯科的军队中几乎不谈也不想莫斯科，望着城里的大火，没有人发誓要向法国人复仇，而是想着就要发下来的三分之一军

饷,想着下一个宿营地,想着随军女商贩马特廖什卡等等。

尼古拉·罗斯托夫并没有抱定自我牺牲的宗旨,而是偶然直接而持久地参加了保卫祖国的行动,因为他在服役时恰逢战争爆发,因而他看待当时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既不悲观失望,也不费神思索。若问他对俄国的目前形势有什么想法,他会说,他没有什么可想的,因为这应该由库图佐夫和其他那些人去考虑,不过他听说,各团都在整顿补充,看来要持久地打下去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过上两年他是不难升任团长的。

因为他这样看待战事,所以他在得到消息要奉命出差到沃罗涅日去为全师采购马匹时,他非但不因为失去一次参战的机会而懊恼,反而兴高采烈,这种心情他毫不掩饰,他的战友们也都很能理解。

在波罗金诺会战的几天前,尼古拉拿到了款项和文件,于是他派了几名骠骑兵打前站,自己乘上驿站马车前往沃罗涅日。

具有相同的体验,即一连几个月处于军事和战斗生活的氛围中的人,才能领会尼古拉的那种畅快的心情。他离开了部队的储备饲料、运载军粮的大车和野战医院陆续到达的地区;他脱离了士兵、行李车和军营所在地的肮脏环境,眼前看到的是乡村和农夫农妇、地主宅院、放牧着牲畜的田野、在驿站的屋子里熟睡的驿站长。他是那么快乐,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特别是那些妇女使他长久地感到快乐和惊奇,她们年轻、强健,身边也没有十来个军官献殷勤,看到他这个过路的军官同她们调笑又开心又得意。

夜里尼古拉心情十分愉快地来到沃罗涅日的一家旅店,要了他在军中久未品尝的美味,第二天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上很久不曾穿过的军礼服,骑马去向长官报到。

民兵司令是一位年老的文职将军,看来他为自己的军衔和军职